中華大典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圖書在版編目（CIP）數據

中華大典．政治典．隋唐五代政治分典：全三冊 /《中華大典》工作委員會，《中華大典》編纂委員會編纂．—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8．1
ISBN 978-7-01-017189-0

Ⅰ．①中…　Ⅱ．①中…　②中…　Ⅲ．①百科全書—中國　②政治制度史—中國—隋唐時代　③政治制度史—中國—五代十國時期
Ⅳ．①Z227　②D69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6)第303830號

中華大典・政治典・隋唐五代政治分典

編纂：《中華大典》工作委員會
《中華大典》編纂委員會

出版：人民出版社
（北京市東城區隆福寺街99號　郵政編碼 100706）

印刷：北京墨閣印刷有限公司

經銷：全國新華書店

開本：787毫米 × 1092毫米　1/16

印張：214.25　　**字數：**7000千字

2018年1月第1版　201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書號：ISBN 978-7-01-017189-0

定價：1600.00圓（全三冊）



平定禍亂部

討平藩王宗親叛亂分部

漢王楊諒之亂

綜述

《隋書》卷一《高祖紀上》　開皇元年二月【略】乙亥，封【略】皇子雁門公廣爲晉王，俊爲秦王，秀爲越王，諒爲漢王。

又　卷二《高祖紀下》　（開皇十二年）二月己巳，以蜀王秀爲內史令，兼右領軍大將軍，漢王諒爲雍州牧、右衛大將軍。

十八年【略】二月【略】乙巳，以漢王諒爲行軍元帥，水陸三十萬伐高麗。

九月己丑，漢王諒師遇疾疫而旋，死者十八九。

又　卷三《煬帝紀上》　（仁壽）四年七月，高祖崩，上卽皇帝位於仁壽宮。八月，奉梓宮還京師。并州總管漢王諒舉兵反，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討平之。

又　卷四五《庶人楊諒傳》　庶人諒，字德章，一名傑，開皇元年，立爲漢王。十二年，爲雍州牧，加上柱國、右衛大將軍。歲餘，轉左衛大將軍。十七年，出爲并州總管，上幸溫湯而送之。自山以東，至於滄海，南拒黃河，五十二州盡隸焉。特許以便宜，不拘律令。十八年，起遼東之役，以諒爲行軍元帥，率衆至遼水，遇疾疫，不利而還。十九年，突厥犯塞，以諒爲行軍元帥，竟不臨戎。高祖甚寵愛之。

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，以太子讒廢，居常怏怏，陰有異圖。遂諷高祖云：『突厥方强，太原卽爲重鎮，宜修武備。』高祖從之。於是大發工役，繕治器械，貯納於并州。招備亡命，左右私人，殆將數萬。王頒者，梁將王僧辯之子也，少倜儻，有奇略，爲諒咨議參軍。蕭摩訶者，陳氏舊將。二人俱不得志，每鬱鬱思亂，併爲諒所親善。

及蜀王以罪廢，諒愈不自安。會高祖崩，徵之不赴，遂發兵反。總管司馬皇甫誕切諫，諒怒，收繫之。王頒說諒曰：『王所部將吏家屬，盡在關西，若用此等，卽宜長驅深入，直據京都，所謂疾雷不及掩耳。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，宜任東人。』諒不能專定，乃兼用二策，唱言曰：『楊素反，將誅之。』聞喜人總管府兵曹裴文安說諒曰：『并陘以西，是王掌握之內，山東士馬，亦爲我有，宜悉發之。分遣羸兵，屯守要路，仍令隨方略地。率其精銳，直入蒲津。文安請爲前鋒，王以大軍繼後，風行電擊，頓於霸上，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。京師震擾，兵不暇集，上下相疑，羣情離駭，我卽陳兵號令，誰敢不從，旬日之間，事可定矣。』諒大悅。於是遣所署大將軍餘公理出大谷，以趣河陽。大將軍綦良出潞口，以趣黎陽。大將軍劉建出井陘，以略燕、趙。柱國喬鐘葵出雁門。署文安爲柱國，紇單貴、王聃、大將軍茹茹天保、侯莫陳惠直指京師。未至蒲津百餘里，諒忽改圖，令紇單貴斷河橋，守蒲州，而召文安。文安至曰：『兵機詭速，本欲出其不意。王既不行，文安又退，使彼計成，大事去矣。』諒不對。以王聃爲蒲州刺史，裴文安爲晉州，薛粹爲絳州，梁菩薩爲潞州，韋道正爲韓州，張伯英爲澤州。

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，襲王聃、紇單貴於蒲州，破之。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。諒使趙子開守高壁，楊素擊走之。諒大懼，拒素於蒿澤。屬天大雨，諒欲旋師，王頒諫曰：『楊素懸軍，士馬疲弊，王以銳卒親戎擊之，其勢必舉。今見敵而還，示人以怯，阻戰士之心，益西軍之氣，願王必勿還也。』諒不從，退守清源。素進擊之，諒勒兵與官軍大戰，死者萬八千人。諒退保并州，楊素進兵圍之。諒窮蹙，降於素。百僚奏諒罪當死，帝曰：『朕終鮮兄弟，情不忍言，欲屈法恕諒一死。』於是除名爲民，絶其屬籍，竟以幽死。

又　卷三九《竇抗傳》　（竇榮定子）抗美容儀，性通率，長於巧思。父卒之後，恩遇彌隆，所賜錢帛金寶，亦以鉅萬。抗官至定州刺史，復檢校幽州總管。煬帝卽位，漢王諒搆逆，以爲抗與通謀，由是除名，以

其弟慶襲封陳公焉。

又《豆盧毓傳》毓字道生，少英果，有氣節。漢王諒出鎮幷州，毓以妃兄爲王府主簿。從趙仲卿北征突厥，以功授儀同三司。及高祖崩，煬帝卽位，徵諒入朝。諒納諮議王頍之謀，發兵作亂。毓苦諫不從，因謂弟懿曰：『吾匹馬歸朝，自得免禍。此乃身計，非爲國也。今且僞從，以思後計。』毓兄顯州刺史賢，言於帝曰：『臣弟毓素懷志節，必不從亂，但逼凶威，不能克遂。臣請從軍，與毓爲表裏，諒不足圖也。』帝以爲然，許之。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，與之計議。諒出城，將往介州，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。毓謂濤曰：『漢王搆逆，敗不旋踵，吾豈坐受夷滅，孤負家國邪！當與卿出兵拒之。』濤驚曰：『王以大事相付，何得有是語！』因拂衣而去。毓追斬之。時諒司馬皇甫誕，前以諫諒被囚。毓於是出誕，與之協計，及開府、磐石侯宿勤武，開府宇文永昌，儀同成端、長孫愷，車騎、安成侯元世雅，原武令皇甫文顯等，閉城拒諒。部分未定，有人告諒，諒襲擊之。毓見諒至，紿其衆曰：『此賊軍也。』諒攻城南門，毓時遣稽胡守堞，稽胡不識諒，射之，箭下如雨。諒復至西門，守兵皆幷州人，素識諒，卽開門納之。毓遂見害，時年二十八。

又《楊素傳》漢王諒反，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，燒斷河橋。又遣王聃子率數萬人幷力拒守。素將輕騎五千襲之，潛於渭口宵濟，遲明擊之，天保敗走，聃子懼而以城降。有詔徵還。初，素將行也，計日破賊，皆如所量。帝於是以素爲幷州道行軍總管、河北安撫大使，率衆數萬討諒。時晉、絳、呂三州並爲諒城守，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。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，策絶徑路，屯據高壁，布陣五十里。素令諸將以兵臨之，自引奇兵潛入霍山，緣崖谷而進，直指其營，一戰破之，殺傷數萬。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，聞素至，懼，棄城而走。進至清源，去幷州三十里，諒率其將王世宗、趙子開、蕭摩訶等，衆且十萬，來拒戰。又擊破之，擒蕭摩訶。諒退保幷州，素進兵圍之，諒窮蹙而降，餘黨悉平。

又《長孫行布傳》（長孫晟）長子行布，亦多謀略，有父風。起家漢王諒庫眞，甚見親狎。後遇諒於幷州起逆，率衆南拒官軍，乃留行布城守，遂與豆盧毓等閉門拒諒，城陷，遇害。次子恆安，以兄功授鷹揚郎將。

又《薛胄傳》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疏忌，及王世積之誅也，熲事與相連，上因此欲成熲罪。胄明雪之，正議其獄。由是忤旨，械繫之，久而得免。檢校相州事，甚有能名。會漢王諒作亂幷州，遣僞將綦良東略地，攻逼慈州。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，胄畏諒兵鋒，不敢拒。良又引兵攻胄，胄欲以計卻之，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：『天下事未可知，胄爲人臣，去就須得其所，何遽相攻也？』良於是釋去，進圖黎陽。及良爲史祥所攻，棄軍歸胄。朝廷以胄懷貳心，鎖詣大理。相州吏人素懷其恩，詣闕理胄者百餘人，胄竟坐除名，配防嶺南，道病卒。

又《柳彧傳》彧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《治道集》十卷，蜀王秀遣人求之。彧送之於秀，秀復賜彧奴婢十口。及秀得罪，楊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，除名爲民，配戍懷遠鎮。行達高陽，有詔徵還。至晉陽，值漢王諒作亂，遣使馳召彧，將與計事。彧爲使所逼，初不知諒反，將入城而諒反形已露。彧度不得免，遂詐中惡不食，自稱危篤。諒怒，囚之。及諒敗，楊素奏彧心懷兩端，以候事變，迹雖不反，心實同逆，坐徙敦煌。楊素卒後，乃自申理，有詔徵還京師，卒於道。

又《史祥傳》煬帝卽位，漢王諒發兵作亂，遣其將綦良自滏口徇黎陽，塞白馬津，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。帝以祥爲行軍總管，軍於河陰，久不得濟。祥謂軍吏曰：『余公理輕而無謀，才用素不足稱。又新得志，謂其衆可恃。恃衆必驕。且河北人先不習兵，所謂擁市人而戰。以吾籌之，不足圖也。』乃令軍中修攻具，公理使諜知之，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。祥於是艤船南岸，公理聚甲以當之，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，公理率衆拒之。祥至須水，兩軍相對，公理未成列，祥縱擊，大破之。東趣黎陽討綦良等。良列陣以待，兵未接，良棄軍而走。於是其衆大潰，祥縱兵乘之，殺萬餘人。

又《楊義臣傳》煬帝嗣位，漢王諒作亂幷州。時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鐘葵所圍，詔義臣救之。義臣率馬步二萬，夜出西陘，遲明行數十里。鐘葵覘見義臣兵少，悉衆拒之。鐘葵亞將王拔，驍勇，善用稍，射之者不能中，每以數騎陷陣。義臣患之，募能當拔者。車騎將軍楊思恩

請當之。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，顧之曰：『壯士也！』賜以巵酒。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，投觴於地，策馬赴之。再往不克，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。思恩遂突擊，殺數人，直至拔麾下。短兵方接，所從騎士退，思恩爲拔所殺。拔遂乘之，義臣軍北者十餘里。於是購得思恩屍，義臣哭之甚慟，三軍莫不下泣。所從騎士皆腰斬。義臣自以兵少，悉取軍中牛驢，得數千頭，復令兵數百人，人持一鼓，潛驅之澗谷間，出其不意。義臣哺後復與鐘葵軍戰，兵初合，命驅牛驢者疾進。一時鳴鼓，塵埃張天，鐘葵軍不知，以爲伏兵發，因而大潰，縱擊破之。

又 卷六五《李景傳》 仁壽中，檢校代州總管。漢王諒作亂幷州，景發兵拒之。諒遣劉嵩襲景，戰於城東。升樓射之，無不應弦而倒。選壯士擊之，斬獲略盡。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鐘葵率勁勇三萬攻之。景戰士不過數千，加以城池不固，爲賊衝擊，崩毀相繼。景且戰且築，士卒皆殊死鬬，屢挫賊鋒。司馬馮孝慈、司法參軍呂玉併驍勇善戰，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，工拒守之術。景知將士可用，其後推誠於此三人，無所關預，唯在閤持重，時出撫循而已。月餘，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，合擊大破之。

又 卷六六《榮毗傳》 榮毗字子諶，北平無終人也。【略】

漢王諒之反也，河東豪傑以城應諒。刺史丘和覺，遁歸關中。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：『河東要害，國之東門，若失之，則爲難不細。城中雖復恟恟，非悉反也。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，自當立定耳。』毗然之。義明馳馬追和，將與協計。至城西門，爲反者所殺，毗亦被執。及諒平，拜治書侍御史，帝謂之曰：『今日之舉，馬坊之事也。無改汝心。』帝亦敬之。

又 卷六九《王劭傳》 煬帝嗣位，漢王諒作亂，帝不忍加誅。劭上書曰：『臣聞黃帝滅炎，蓋云母弟，周公誅管，信亦天倫。叔向戮叔魚，仲尼謂之遺直，石碏殺石厚，丘明以爲大義。此皆經籍明文，帝王常法。今陛下置此逆賊，度越前聖，含弘寬大，未有以謝天下。謹案賊諒毒被生民者也。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，異德則異姓，故黃帝有二十五子，其得姓者十有四人，唯青陽、夷鼓，與黃帝同爲姬姓。諒既自絕，請改其氏。』劭以此求媚，帝依違不從。

又 卷七〇《李子雄傳》 漢王諒之作亂也，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。時竇抗爲幽州總管，帝恐其有二心，問可任者於楊素。素進子雄，授大將軍，拜廉州刺史，馳至幽州，止傳舍，召募得千餘人。抗恃素貴，不時相見。子雄遣人諭之。後二日，抗從鐵騎二千，來詣子雄所。子雄伏甲，請與相見，因擒抗。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，自井陘以討諒。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、趙，正攻井陘，相遇於抱犢山下，力戰，破之。遷幽州總管，尋徵拜民部尚書。

又 《裴仁基傳》 河東裴仁基，字德本。【略】平陳之役，先登陷陣，拜儀同，賜物千段。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。煬帝嗣位，諒舉兵作亂，仁基苦諫，諒大怒，囚之於獄。及諒敗，帝嘉之，超拜護軍。

又 卷七一《陶模敬劍傳》 時漢王諒爲幷州總管，朝廷盛選僚佐，前後長史、司馬，皆一時名士。上以誕公方著稱，拜幷州總管司馬，總府政事，一以諮之，諒甚敬焉。及煬帝卽位，徵諒入朝，諒用諮議王頍之謀，發兵作亂。誕數諫止，諒不納。誕因流涕曰：『竊料大王兵資，無敵京師者。加以君臣位定，逆順勢殊，士馬雖精，難以取勝。願王奉詔入朝，守臣子之節，必有松、喬之壽，累代之榮。如更遷延，陷身叛逆，一挂刑書，爲布衣黔首不可得也。願察區區之心，思萬全之計，敢以死請。』諒怒而囚之。及楊素將至，諒屯清源以拒之。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，相與協謀，閉城拒諒。諒襲擊破之，併抗節而遇害。

初，漢王諒之反也。州縣莫不響應。有嵐州司馬陶模、繁畤令敬劍，併抗節不從。

陶模，京兆人也，性明敏，有器幹。仁壽初，爲嵐州司馬。諒既作亂，刺史喬鐘葵發兵將赴逆，模拒之曰：『漢王所圖不軌，公荷國厚恩，致位方伯，謂當竭誠效命以答慈造，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，翻爲厲階！』鐘葵失色曰：『司馬反邪？』臨之以兵，辭氣不撓，葵義而釋之。軍吏進曰：『若不斬模，何以壓衆心？』於是囚之於獄，悉掠取資財，分賜賞與。及諒平，煬帝嘉之，拜開府，授大興令。

敬劍字積善，河東蒲坂人也。父元約，周布憲中大夫。劍，仁壽中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爲繁時令，甚有能名。及賊至，力戰城陷。賊帥墨弼掠其資産而臨之以兵，釗辭氣不撓。弼義而止之，執送於僞將喬鐘葵所。鐘葵釋之，署爲代州總管司馬，釗正色拒之，至於再三。鐘葵忿然曰：『受官則可，不然當斬！』釗答曰：『忝爲縣宰，遭逢逆亂，進不能保境，退不能死節，爲辱已多，何乃復以僞官相迫也？死生唯命，餘非所聞。』鐘葵怒甚，熟視釗曰：『卿不畏死邪？』復將殺之。會楊義臣軍至，鐘葵遽出戰，因而大敗，釗遂得免。

又 卷七六《文學傳・王頍》 開皇五年，授著作佐郎。尋令於國子講授。會高祖親臨釋奠，國子祭酒元善講《孝經》，頍與相論難，詞義鋒起，善往往見屈。高祖大奇之，超授國子博士。後坐事解職，配防嶺南。數載，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，王甚禮之。時諒見房陵及秦、蜀二王相次廢黜，潛有異志。頍遂陰勸諒繕治兵甲。及高祖崩，諒遂舉兵反，多頍之計也。頍後數進奇策，諒不能用。楊素至蒿澤，將戰，頍謂其子曰：『氣候殊不佳，兵必敗。汝可隨從我。』既而兵敗，頍將歸突厥，至山中，徑路斷絶，知必不免，謂其子曰：『吾之計數，不減楊素，但坐言不見從，遂至於此。不能坐受擒執，以成豎子名也。吾死之後，汝慎勿過親故。』於是自殺，瘞之石窟中。

宋・司馬光《資治通鑑》卷一八〇《隋紀四・文帝仁壽四年》 及高祖崩，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。先是，高祖與諒密約：『若璽書召汝，敕字傍別加一點，又與玉麟符合者，當就徵。』及發書無驗，諒知有變。詰通，通占對不屈，乃遣歸長安。諒遂發兵反。

論説

《隋書》卷四五《文帝四子傳論》 高祖之子五人，莫有終其天命，異哉！【略】秀窺岷、蜀之阻，諒起晉陽之甲，成茲亂常之釁，蓋亦有以動之也。《棠棣》之詩徒賦，有鼻之封無期，或幽囚於囹圄，或顛殞於鴆毒。本根既絶，枝葉畢剪，十有餘年，宗社淪陷。自古廢嫡立庶，覆族傾宗者多矣，考其亂亡之禍，未若有隋之酷。《詩》曰：『殷鑑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。』後之有國有家者，可不深戒哉！

宋・司馬光《資治通鑑》卷一八〇《隋紀四・文帝仁壽四年》 臣光曰：昔辛伯諗周桓公曰：『內寵並后，外寵貳政，嬖子配嫡，大都偶國，亂之本也。』人主誠能慎此四者，亂何自生哉！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，孤弱之易搖，曾不知勢鈞位逼，雖同産至親，不能無相傾奪。考諸辛伯之言，得其一而失其三乎！

雜録

《隋書》卷二一《天文志下》（仁壽四年）七月乙未，日青無光，八日乃復。占曰：『主勢奪。』又曰：『日無光，有死王。』甲辰，上疾甚，丁未，宮車晏駕。漢王諒反，楊素討平之。皆兵喪亡國死王之應。

《舊唐書》卷七九《傅奕傳》 傅奕，相州鄴人也。尤曉天文曆數。隋開皇中，以儀曹事漢王諒。及諒舉兵，謂奕曰：『今茲熒惑入井，是何祥也？』奕對曰：『天上東井，黄道經其中，正是熒惑行路所涉，不爲怪異；若熒惑入地上井，是爲災也。』諒不悦。及諒敗，由是免誅，徙扶風。

廬江王李瑗之亂

綜述

《舊唐書》卷一《高祖紀》（武德元年）冬十月壬申朔，【略】封皇從父弟襄武公琛爲襄武王，黄臺公瑗爲廬江王。

又 卷二《太宗紀上》（武德九年六月，）罷幽州大都督府。【略】壬午，幽州大都督廬江王瑗謀逆，廢爲庶人。

又 卷六〇《廬江王李瑗傳》 廬江王瑗，高祖從父兄子也。父哲，隋柱國、備身將軍，追封濟南王。瑗，武德元年歷信州總管，封廬江王。九年，累遷幽州大都督。朝廷以瑗儒懦，非邊將才，遣右領軍將軍王君廓助典兵事。君廓故嘗爲盜，勇力絶人，瑗倚仗之，許結婚姻，以布心腹。時隱太子建成將有異圖，外結於瑗。及建成誅死，遣通事舍人崔敦禮

召瑗入朝，瑗有懼色。君廓素險薄，欲因事陷之以爲己功，遂紿瑗曰：『京都有變，事未可知。大王國之懿親，受委作鎮，寧得擁兵數萬而從一使召耶！且聞趙郡王先以被拘，太子、齊王又言若此，大王今去，能自保乎？』相與共泣。瑗乃囚敦禮，舉兵反。召北燕州刺史王詵，將與計事，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：『王不奉詔而擅發兵，此爲反矣。須改易法度，以權宜應變，先定衆心。今諸州刺史或有逆命，王徵兵不集，何以保全？』瑗曰：『若之何？』利涉曰：『山東之地，先從竇建德，酋豪首領，皆是僞官，今併黜之，退居匹庶，此人思亂，若旱苗之望雨。王宜發使復其舊職，各於所在遣募本兵，諸州倘有不從，即委隨便誅戮。此計若行，河北之地可呼吸而定也。然後分遣王詵北連突厥，道自太原，南臨蒲、絳；大王整駕親詣洛陽，西入潼關。兩軍合勢，不盈旬月，天下定矣。』瑗從之。

瑗以內外機悉付君廓。利涉以君廓多翻覆，又說瑗委兵於王詵而除君廓，瑗不能決。君廓知之，馳斬詵，持首告其衆曰：『李瑗與王詵共反，禁錮敕使，擅追兵集。今王詵已斬，獨李瑗在，無能爲也。汝若從之，終亦族滅；從我取之，立得富貴。禍福如是，意欲何從？』衆曰：『皆願討賊。』君廓領其麾下登城西面，瑗未之覺。君廓自領千餘人先往獄中出敦禮，瑗始知之，遽率數百人披甲，纔出至門外，與君廓相遇。君廓謂其衆曰：『李瑗作逆誤人，何忽從之，自取塗炭。』衆皆倒戈，一時潰走。瑗塊然獨存，謂君廓曰：『小人賣我以自媚，汝行當自及矣。』君廓擒瑗，縊殺之，年四十一，傳首京師，絶其屬籍。

又　卷八一《崔敦禮傳》　崔敦禮，雍州咸陽人，隋禮部尚書仲方孫也。【略】武德中，拜通事舍人。九年，太宗使敦禮往幽州召廬江王瑗。瑗舉兵反，執敦禮，問京師之事，敦禮竟無異詞。太宗聞而壯之，遷左衛郎將，賜以良馬及黃金雜物。

《新唐書》卷一《高祖紀》　（武德九年六月）庚申，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、齊王元吉。【略】庚辰，幽州都督廬江郡王瑗反，伏誅。癸未，赦幽州管內爲瑗所詿誤者。

論　說

《舊唐書》卷六〇《廬江王李瑗傳論贊》　無私於物，物亦公焉。高祖纔定中原，先封疏屬，致廬江爲叛，神通爭功，封德彝論之於前，房玄齡譏之於後。若河間機謀深沉，識度弘遠，縱虛舟而降蕭銑，飲妖血而平公祏，入朝定君臣之分，賣第爲子孫之謀，善始令終，論功行賞，即無私矣。

贊曰：疏屬盡封，啓亂害公。

越王李貞之亂

綜　述

《舊唐書》卷三《太宗紀下》　（貞觀）十年春正月【略】癸丑，徙封【略】漢王貞爲越王。

又　卷六《則天皇后紀》　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，大帝崩，皇太子顯即位，尊天后爲皇太后。既將篡奪，是日自臨朝稱制。庚午，加授澤州刺史、韓王元嘉爲太尉，豫州刺史、滕王元嬰爲開府儀同三司，絳州刺史、魯王靈夔爲太子太師，相州刺史、越王貞爲太子太傅，安州都督、紀王慎爲太子太保。元嘉等地尊望重，恐其生變，故進加虛位，以安其心。

（垂拱四年）八月壬寅，博州刺史、琅耶王沖據博州起兵，命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爲行軍總管討之。庚戌，沖父豫州刺史、越王貞又舉兵於豫州，與沖相應。

九月，命內史岑長倩、鳳閣侍郎張光輔、左監門大將軍鞠崇裕率兵討之。丙寅，斬貞及沖等，傳首神都，改姓爲虺氏。曲赦博州。韓王元嘉、魯王靈夔、元嘉子黃國公譔、靈夔子左散騎常侍范陽王藹、霍王元軌及子江都王緒、故虢王元鳳子東莞公融坐與貞通謀，元嘉、靈夔自殺，元軌配流黔州，譔等伏誅，改姓虺氏。自是宗室諸王相繼誅死者，殆將盡矣。其子孫年幼者咸配流嶺外，誅其親黨數百餘家。

又 卷八《玄宗紀上》（開元五年）冬十月【略】丁丑，詔以故越王貞死非其罪，封故許王男淋爲嗣越王，以繼其後。

又 卷七六《越王李貞傳》 越王貞，太宗第八子也。貞觀五年，封漢王。七年，授徐州都督。十年，改封原王，尋徙封越王，拜揚州都督，賜實封八百户。十七年，轉相州刺史。二十三年，加實封滿千户。永徽四年，授安州都督。咸亨中，復轉相州刺史。貞少善騎射，頗涉文史，兼有吏幹。所在或偏受讒言，官僚有正直者多被貶退，又縱諸僮豎侵暴部人，由是人伏其才而鄙其行。

則天臨朝，加太子太傅，除蔡州刺史。自則天稱制，貞與韓王元嘉、魯王靈夔、霍王元軌及元嘉子黄國公撰、靈夔子范陽王藹、元軌子江都王緒併貞長子博州刺史、琅邪王沖等，密有匡復之志。垂拱四年七月，撰作謬書與貞云：『内人病漸重，恐須早療；若至今冬，恐成痼疾，宜早下手，仍速相報。』是歲，則天以明堂成，將行大享之禮，追皇宗赴集。元嘉因遞相語云：『大享之際，神皇必遣人告諸王密，因大行誅戮，皇家子弟無遺種矣。』撰遂詐爲皇帝璽書與沖云：『朕被幽繫，王等宜各救拔我也。』沖在博州，又僞爲皇帝璽書云：『神皇欲傾李家之社稷，移國祚於武氏。』遂命長史蕭德琮等召募士卒，分報韓、魯、霍、越、紀等五王，各令起兵應接，以赴神都。

初，沖與諸王連謀，及沖先發而莫有應者，惟貞以父子之故，獨舉兵以應之。尋遣兵破上蔡縣，聞沖敗，恐懼，索鎖欲自拘馳驛詣闕謝罪。會其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得勇士二千餘人，貞遂有拒敵之意。乃宣言於其衆曰：『琅邪王已破魏、相數州，聚兵至二十萬，朝夕即到，爾宜勉之。』徵屬縣兵至七千人，分爲五營，貞自爲中營，署其所親汝陽縣丞裴守德爲大將軍、内營總管；趙成美爲左中郎將，押左營；閻弘道爲右中郎將，押右營；安摩訶爲郎將、後軍總管；王孝忠爲右將軍、前軍總管。又以蔡州長史韋慶禮爲銀青光禄大夫，行其府司馬。凡署九品上以上官五百餘人。令道士及僧轉讀諸經，以祈事集，家僮、戰士咸帶符以辟兵。其所署官皆迫脅見從，本無鬬志，惟裴守德實與之同。守德驍勇，善騎射，貞將起事，便以女良鄉縣主妻之，而委以爪牙心腹之任。

則天命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總管，夏官尚書岑長倩爲後軍大總管，率兵十萬討之，仍令鳳閣侍郎張光輔爲諸軍節度。於是制削貞及沖屬籍，改姓虺氏。崇裕等軍至蔡州城東四十里，貞命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。規等兵潰而歸，貞大懼，閉門自守。裴守德排閤入，問王安在，意欲殺貞以自購也。官軍進逼州城，貞家僮悉力衛貞，曰：『事既如此，豈得受戮辱，當須自爲計。』貞乃飲藥而死。家僮方始一時散，捨仗就擒。規亦縊其母自殺，守德攜良鄉縣主亦同縊於别所。鞠崇裕斬貞父子及裴守德等，傳首東都，梟於闕下。貞起兵凡二十日而敗。

貞之在蔡州，數奏免所部租賦以結人心，家僮千人，馬數千匹，外托以畋獵，内實習武備。嘗游於城西水門橋，臨水自鑑，不見其首，心甚惡之，未幾而及禍。神龍初，追復爵土，與子沖俱復舊姓。

初，貞將起兵，作書與壽州刺史、駙馬都尉趙瓌曰：『佇總義兵，來入貴境。』瓌甚喜，復許率兵相應。瓌妻常樂長公主，高祖第七女，和思皇后之母也，謂其使曰：『爲我報越王，與其進不與其退。爾諸王若是男兒，不應至許時尚未舉動。我常見耆老云，隋文帝將篡奪周室，尉遲迥是周家外甥，猶能起兵相州，連結突厥，天下聞風，莫不響應。況爾諸王，併國家懿親，宗社是託，豈不學尉遲迥感恩效節，舍生取義耶？夫爲臣子，若救國家則爲忠，不救則爲逆。諸王必須以匡救爲急，不可虚生浪死，取笑於後代。』及貞等敗，瓌與公主亦伏誅。

又 卷六四《韓王李元嘉傳》 韓王元嘉，高祖第十一子也。【略】高宗末，元嘉轉澤州刺史。及天后臨朝攝政，欲順物情，乃進授元嘉爲太尉，定州刺史、霍王元軌爲司徒，青州刺史、舒王元名爲司空，隆州刺史、魯王靈夔爲太子太師，蘇州刺史、越王貞爲太子太傅，安州都督、紀王慎爲太子太保，併外示尊崇，實無所綜理。其後漸將誅戮宗室諸王不附己者，元嘉大懼，與其子通州刺史、黄公譔及越王貞父子謀起兵，於是皇宗國戚内外相連者甚廣。遣使報貞及貞子琅邪王沖曰：『四面同來，事無不濟。』沖與諸道計料未審而先發兵，倉卒唯貞應之，諸道莫有赴者，故其事不成。元嘉坐誅。

又 《霍王李元軌傳》 霍王元軌，高祖第十四子也。【略】垂拱元年，加位司徒，尋出爲襄州刺史，轉青州。四年，坐與越王貞連謀起兵，事覺，徙居黔州，仍令載以檻車，行至陳倉而死。

又《號王李鳳傳》號王鳳，高祖第十五子也。【略】第五子東莞郡公融，少以武勇見知。垂拱中，爲申州刺史。初，黃公譔將與越王貞通謀，深倚仗融以爲外助。時詔追諸親赴都，融私使問其所親成均助教高子貢曰：『可入朝以否？』子貢報曰：『來必取死。』融乃稱疾不朝，以俟諸藩期。及得越王貞起兵書，倉卒不能相應，爲僚吏所逼，不獲已而奏之，於是擢授銀青光祿大夫，行太子右贊善大夫。未幾，爲支黨所引，被誅。

又《魯王李靈夔傳》魯王靈夔，高祖第十九子也。【略】垂拱元年，授邢州刺史。四年，與兄元嘉子黃公譔結謀，欲起兵應接越王貞父子，事洩，配流振州，自縊而死。

又卷七六《琅邪王李沖傳》沖，貞長子也。好文學，善騎射。歷密、濟、博三州刺史，皆有能名。初，沖自博州募得五千餘人，欲渡河攻濟州，先取武水縣。縣令郭務悌赴魏州請援，魏州莘縣令馬玄素領兵千七百人邀之於路，恐力不敵，先入武水城，閉門拒守。沖乃令積草車上，放火燒南門，擬乘火突入。火之未起，南風甚急，及火已燃，遽回爲北風，未至城門，燒草已甚，沖軍由是沮氣。有堂邑丞董玄寂爲沖統帥兵仗，及沖擊武水，玄寂曰：『琅邪王與國家交戰，此乃反也。』沖聞之，斬玄寂以徇。兵衆懼而散入草澤，不可禁止，惟有家僮左右不過數十而已。乃卻走入博州城，爲守門者所殺。則天命左金吾將軍丘神績爲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沖，兵未至，沖已死，傳首東都，梟於闕下。沖起兵凡七日而敗。

沖三弟。茜，封常山公，歷常州別駕，坐與父兄連謀伏誅。溫，以告其朋黨得實，減死流嶺南，尋卒。

神龍初，侍中敬暉等以沖父子翼戴皇家，義存社稷，請復其官爵，武三思令昭容上官氏代中宗手詔不許。開元四年，詔追復爵土，令備禮改葬。太常奏謚議曰：『故越王貞，往者顧匡宗社，夙懷誅呂之謀；乃心王國，用擊非劉之議。以茲獲戾，上悼聖心。謹按謚法「死不忘君曰敬」，請謚曰敬。』從之。五年，下詔曰：『九族以親，克敦其教；百代必祀，允竟厥德。故蔡州刺史、越王貞，執心不回，臨事能斷。粵自藩國，勤於王家。弘道之後，竇圖將缺，懷劉章之輔漢，追鄭武之翊周。遂能奮不顧身，率先唱義，雖英謀未克，而忠節居多。嗣絕國除，年逾二紀，奠享淪廢，甚爲憫焉。永言興繼，式備典册。其封貞姪孫故許王男左監門衛將軍、夔國公琳爲嗣越王，以奉其祀。仍官爲立碑。』琳尋卒，國除。

又卷八九《狄仁傑傳》初，越王之亂，宰相張光輔率師討平之。將士恃功，多所求取，仁傑不之應。光輔怒曰：『州將輕元帥耶？』仁傑曰：『亂河南者，一越王貞耳。今一貞死而萬貞生。』光輔質其辭，仁傑曰：『明公董戎三十萬，平一亂臣，不戢兵鋒，縱其暴横，無罪之人，肝腦塗地，此非萬貞何耶？且凶威脅從，勢難自固，及天兵暫臨，乘城歸順者萬計，繩墜四面成蹊。公奈何縱邀功之人，殺歸降之衆？但恐冤聲騰沸，上徹於天。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，雖死如歸。』光輔不能詰，心甚銜之。還都，奏仁傑不遜，左授復州刺史。入爲洛州司馬。

《新唐書》卷八三《常樂公主傳》常樂公主，下嫁趙瓌。生女，爲周王妃，武后殺之。逐瓌括州刺史，徙壽州。

越王貞將舉兵，遺瓌書假道，瓌將應之。主進使者曰：『爲我謝王，與其進，不與其退。若諸王皆丈夫，不應淹久至是。我聞楊氏篡周，尉遲迥乃周出，猶能連突厥，使天下響震。況諸王國懿親，宗祐所托，不舍生取義，尚何須邪？人臣同國患爲忠，不同爲逆，王等勉之。』王敗，周興劾瓌與主連謀，皆被殺。

又卷二〇二《蕭穎士傳》蕭穎士，字茂挺，梁鄱陽王恢七世孫。祖晶，賢而有謀，任雅相伐高麗，表爲記室。越王貞舉兵，杖策詣之，陳三策，王不用，晶度必敗，乃亡去，客死廣陵。

論説

《舊唐書》卷七六《太宗諸子傳論贊》武后斫喪王室，潛移鼎鼐，越王貞父子痛憤，義不圖全。毀室之悲，《鴟鴞》之詩，傷矣！比齊祐之妄作，豈同年而語哉！

贊曰：子弟作藩，磐石維城。驕侈取敗，身無令名。沖、譔憤發，視死如生。

雜録

唐・劉肅《大唐新語》卷四《政能第八》 則天將不利王室，越王貞於汝南舉兵，不克，士庶坐死者六百餘人，没官人五千餘口。司刑使相次而至，逼促行刑。時狄仁傑檢校刺史，哀其詿誤，止司刑使，停斬決，飛奏表曰：『臣欲聞奏，似爲逆人論理，知而不言，恐乖陛下存恤之意。奏成復毀，意不能定。此輩非其本心，願矜其詿誤。』表奏，特敕配流豐州。諸囚次於寧州，寧州耆老郊迎之，曰：『我狄使君活汝耶！』相攜哭於碑側，齋三日而後行。諸囚至豐州，復立碑紀德。初，張光輔以宰相討越王，既平之後，將士恃威，徵斂無度，仁傑率皆不應。光輔怒曰：『州將輕元帥耶何徵發之不赴。仁傑，汝南勃亂，一越王耶！』仁傑曰：『今一越王已死，而萬越王生。』光輔質之，仁傑曰：『明公親董戎旃二十餘萬，所在劫奪，遠邇流離，創鉅之餘，肝腦塗地。此非一越王死而萬越王生耶？且脇從之徒，勢不自固，所以先著綱理之也。自天兵暫臨，其棄城歸順者不可勝計，繩墜四面成蹊，奈何縱求功之人，殺投降之士？但恐冤聲騰沸，上徹於天。將請尚方斷馬劍斬足下，當北面請命，死猶生也。』遂爲光輔所譖，左授復州刺史。尋徵還魏州刺史，威惠大行，百姓爲立生祠。

宋・王溥《唐會要》卷五《諸王》 越王貞，累授相州刺史。善騎射，涉文史，兼有吏幹。但信讒言，官寮有正直者，多被貶退。又縱諸僮豎，侵暴部民，由是皆伏其才而鄙其行。則天臨朝，加太子太傅，除蔡州刺史。則天稱制，貞與韓王元嘉、魯王靈夔、霍王元軌等，密有匡復之志。垂拱三年七月，遂各起兵赴神都，則天命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等，率兵十萬討之，其衆大潰，貞等首併梟闕下。

又 卷八六《奴婢》 永昌元年九月，越王貞破。諸家僮勝衣甲者千餘人，於是制王公以下奴婢有數。

譙王李重福之亂

綜述

《舊唐書》卷五《高宗紀下》 永淳二年（略）秋七月己丑，封皇孫重福爲唐昌郡王。甲辰，相王輪改封豫王，仍名旦。

又 卷六《則天皇后紀》 （大足四年）三月，進封平恩郡王重福爲譙王，夏官侍郎宗楚客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

又 卷七《中宗紀》 （神龍元年二月）丙寅，左散騎常侍、譙王重福貶濮州員外刺史，不知州事。【略】丁丑，【略】改封義興郡王重俊爲衛王，北海郡王重茂爲温王。

（景龍四年）六月壬午，帝遇毒，崩於神龍殿，年五十。秘不發喪，皇后親總庶政。癸未，【略】命左右金吾衛大將軍趙承恩、右監門大將軍薛簡帥兵五百人往均州，備譙王重福。立温王重茂爲皇太子。

又 卷八六《庶人李重福傳》 庶人重福，中宗第二子也。初封唐昌王，聖曆三年，徙封平恩王。長安四年，進封譙王，歷遷國子祭酒、左散騎常侍。神龍初，爲韋庶人所譖，云與張易之兄弟潛搆成重潤之罪，由是左授濮州員外刺史。轉均州，司防守，不許視事。景龍三年，中宗親祀南郊，大赦天下，流人併放還。重福不得歸京師，尤深鬱怏，上表自陳曰：『臣聞功同賞異，則勞臣疑；罪均刑殊，則百姓惑。伏惟陛下德侔造化，明齊日月，恩及飛鳥，惠加走獸。近者焚柴展禮，郊祀上玄，萬物霑愷悌之仁，六合承曠盪之澤。事無輕重，咸赦除之。蒼生併得赦除，赤子偏加擯棄，皇天平分之道，固若此乎？天下之人，聞者爲臣流涕，況陛下慈念，豈不潛臣惆惶？伏望捨臣罪愆，許臣朝謁。儻得一仰云陛，再覩聖顔，雖没九泉，實爲萬足。重投荒徼，亦所甘心。』表奏不報。

及韋庶人臨朝，遽令左屯衛大將軍趙承恩以兵五百人就均州守衛重福。俄而韋氏伏誅，睿宗即位，又轉集州刺史。未及行，洛陽人張靈均進計於重福曰：『大王地居嫡長，自合繼爲天子。相王雖有討平韋氏功，安可趙次而居大位。昔漢誅諸呂，猶迎代王，今東都百官士庶，皆願王

來。王若潛行直詣洛陽，亦是從天上落，遣人襲殺留守，卽擁兵西據陝州，東下河北，此天下可圖也。』初，景龍三年，鄭愔自吏部侍郎出爲江州司馬，便道詣重福，陰相結託。至是又與靈均通傳動靜，亦密遣使勸重福搆逆，預推尊重福爲天子，溫王重茂爲皇太弟，自署爲左丞相。重福乃遣家臣王道先赴東都，潛募勇敢之士。重福遽自均州詐乘驛與靈均繼進。

王道始至東都，俄有洩其謀者，洛州司馬崔日知捕獲其黨數十人。頃聞重福至，王道等率衆隨重福徑取左右屯營兵作亂，將至天津橋，願從者已數百人，皆執持器仗，助其威勢。侍御史李邕先詣左掖門，令閉關拒守。又至右屯營號令云：『重福雖先帝之子，已得罪於先帝，今者無故入城，必是作亂。君等皆委質聖朝，宜盡誠節，立功立事，以取富貴。』有頃，重福果來奪右屯營，堅壁不動，營中矢射如雨。便趣左掖門，擬取留守，遇門閉，遂縱火以燒城門。左屯營兵又來逼之，重福度數窮，出自上東門而遁，匿於山谷間。明日，東都留守裴談等大出兵搜索，重福窘迫，自投漕河而死，磔屍三日，時年三十一。

詔曰：『集州刺史譙王重福，幼則凶頑，長而險詖。幸託體於先聖，嘗通交於巨逆。子而不子，自絕於天，有國有家，莫容於代。往者頗不含忍，長令幽繫，自大行晏駕，韋氏臨朝，將肆屠滅，尤加防衛。洎天有成命，集於朕躬，永懷猶子之情，庶協先親之義。所以開置僚屬，任隆刺舉，冀其悛改，以怙恩榮。而詿誤有徒，狂狡未息，便卽私出均州，詐乘驛騎，至於都下，遂逞其謀。先犯屯兵，次燒左掖，計窮力屈，投河而斃。雖人所共棄，邦有常刑，我非不慈，爾自招咎。且聞其故，有惻於懷。昔劉長旣歿，楚英遂殞，以禮收葬，抑惟舊章，屈法申恩，宜仍舊寵。可以三品禮葬。』

又 卷九七《張說傳》 睿宗卽位，遷中書侍郎，兼雍州長史。景雲元年秋，譙王重福於東都搆逆而死，留守捕係枝黨數百人考訊結構之狀，經時不決，睿宋令說往按其獄，一宿捕獲重福謀主張靈均，鄭愔等盡得其情狀，自餘枉被係禁者，一切釋放。

又 卷九九《崔日用傳》 日用從父兄日知，亦有吏幹。景雲中，爲洛州司馬。會譙王重福入東都作亂，羣臣皆避難逃匿，日知獨督率人吏赴留守，與屯營合勢討賊。重福旣死，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，累遷京兆尹。

又 卷一九一《嚴善思傳》 嚴善思，同州朝邑人也。【略】景龍中，遷禮部侍郎，出爲汝州刺史。睿宗在藩，善思嘗謂姚元之曰：『相王必登帝位。』及踐祚，元之以事聞奏，由是召拜右散騎常侍。唐隆元年，鄭愔謀册譙王重福爲帝，乃草僞制，除善思爲禮部尚書，知吏部選事。及譙王下獄，景雲元年，大理寺奏：『善思與逆人重福通謀，合從極法。』給事中韓思復奏曰：『議獄緩死，列聖明規；刑疑惟輕，有國恆典。嚴善思往在先朝，屬韋氏擅內，恃寵宮掖，謀危社稷。善思此時，乃能先覺，因詣相府，有所發明，進論聖躬。必登宸極。雖交遊重福，謀陷韋氏，敕追善思，書至便發，向懷逆節，寧卽奔命？一面疏綱，誠合順生；三驅取禽，來而有宥。唯刑是恤，理合昭詳。請付刑部集羣官議定奏裁，以符慎獄。』時議者多云『善思合從原宥』，有司仍執前議請誅之，思復又駁奏懇直，睿宗納其奏，竟免善思死，配流靜州。

論說

《舊唐書》卷七《中宗紀論》 史臣曰：廉士可以律貪夫，賢臣不能輔孱主。誠以志昏近習，心無遠圖，不知創業之難，唯取當年之樂。孝和皇帝越自負戾，遷於房陵，崎嶇瘴癘之鄉，契闊幽囚之地。所以張漢陽徘徊於克復，狄梁公哽咽以奏論，遂得生還，庸非己力。洎滌除金虎，再握璿衡，不能罪己以謝萬方，而更漫遊以瘵人政。縱艷妻之煽黨，則聚、楀爭衡；信妖女以撓權，則彝倫失序。桓、敬由之覆族，節湣所以興戈，竟以元首之尊，不免齊眉之禍。比漢、晉之惠、盈輩爲優，苟非繼以命世之才，則土德去也。

又 卷八六《庶人李重福傳論贊》 前代以嬖婦孽子破國亡家者多矣，然未如大帝、孝和之甚也。高宗八子，二王早世，爲武后所斃者四人，章懷以母子之愛，穎悟之賢，猶不免於虎口，況燕、澤、素節異腹之胤乎！覆載胡心，産茲鴆毒，悲夫！孝和母嚚婦傲女暴，如置身羣魅之中，安有保其終吉哉！天將滌盪昏氛，非重茂所能支也。

贊曰：父子天性，嬖能害正。宜臼、申生，翻爲不令。唐年鈞德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章懷最仁。凶母畏明，取樂於身。

節愍太子李重俊之亂

綜述

《舊唐書》卷七《中宗睿宗紀》（神龍元年二月丁丑）改封義興郡王重俊爲衛王。【略】

（三月）庚寅，衛王重俊上洛州牧。王乘駟馬車，鹵簿從，諸王公已下、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及諸親並祖送，禮儀甚盛。事畢，賜物有差。【略】

（十一月）辛丑，衛王重俊爲左衛大將軍，遙領揚州大都督。【略】

（神龍二年）秋七月丙午，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。【略】

（神龍三年）秋七月庚子，皇太子重俊與羽林將軍李多祚等，率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，誅武三思、武崇訓，遂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。【略】

（景龍四年秋七月丙辰）追謚【略】庶人重俊曰節愍太子。

又 卷八六《節愍太子李重俊傳》 節愍太子重俊，中宗第三子也。聖曆元年，封義興郡王。長安中，累授衛尉員外少卿。神龍初，封衛王，拜洛州牧，賜實封千户，尋遷左衛大將軍，兼遙授揚州大都督。二年秋，立爲皇太子。重俊性雖明果，未有賢師傅，舉事多不法。俄以祕書監楊璬、太常卿武崇訓並爲太子賓客，璬等皆主壻年少，唯以蹴鞠戲取狎於重俊，竟無調護之意。左庶子姚珽數上疏諫諍，右庶子平貞慎又獻《孝經議》、《養德傳》以諷，重俊皆優納焉。時武三思得幸中宮，深忌重俊。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，常教公主凌忽重俊，以其非韋氏所生，常呼之爲奴。或勸公主請廢重俊爲王，自立爲皇太女，重俊不勝忿恨。三年七月，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、右羽林將軍李思沖、李承況、獨孤禕之、沙吒忠義等，矯制發左右羽林兵及千騎三百餘人，殺三思及崇訓於其第，並殺黨與十餘人。又令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，自率兵趨肅章門，斬關而入，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。又以昭容上官氏素與三思姦通，扣閣索之，韋庶人及公主遽擁帝馳赴玄武門樓，召左羽林將軍劉仁景等，令率留軍飛騎及百餘人於樓下列守。俄而多祚等兵至，欲突玄武門樓，宿衛者拒之，不得進。帝據檻呼多祚等所將千騎，謂曰：『汝並是我爪牙，何故作逆？若能歸順，斬多祚等，與汝富貴。』於是千騎王歡喜等倒戈，斬多祚及李承況、獨孤禕之、沙吒忠義等於樓下，餘黨遂潰散。重俊既敗，率其屬百餘騎趨肅章門，奔終南山，帝令長上果毅趙思慎率輕騎追之。重俊至鄠縣西十餘里，騎不能屬，唯從奴數人，會日暮憩林下，爲左右所殺。制令梟首於朝，又獻之於太廟，并以祭三思、崇訓屍柩。

睿宗即位，下制曰：『朕聞曾氏之孝也，慈親惑於疑聽；趙虜之族也，明主哀而望思。歷考前聞，率由舊典。重俊，大行之子，元良守器。往罹搆間，困於讒嫉。莫顧鈇鉞，輕盜甲兵，有此誅夷，無不悲惋。今四凶咸服，十起何追，方申赤暈之冤，以紓黃泉之痛。可贈皇太子。』謚曰節湣，陪葬定陵。一子宗暉，開元初封湖陽郡王。

又 卷一〇九《李多祚傳》 李多祚，代爲靺鞨酋長。多祚驍勇善射，意氣感激。少以軍功歷位右羽林軍大將軍，前後掌禁兵，北門宿衛二十餘年。

神龍初，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弟，引多祚將籌其事。【略】遂與柬之等定謀誅易之兄弟，以功進封遼陽郡王，食實封八百户，仍拜其子承訓爲衛尉少卿。

其年，將有事於太廟，特令多祚與安國相王登輦夾侍。

節愍太子之殺武三思也，多祚與羽林大將軍李千里等率兵以從。太子令多祚先至玄武樓下，冀上問以殺三思之意，遂按兵不戰。時有宮闈令楊思勗於樓上侍帝，請拒其先鋒。多祚子堉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爲先軍總管，思勗挺刃斬之，兵衆大沮。多祚俄爲左右所殺，併殺其二子，籍没其家。

睿宗即位，下制曰：『以忠報國，典册所稱；感義捐軀，名節斯在。故右羽林大將軍、上柱國、遼陽郡王李多祚，三韓貴種，百戰餘雄。席寵禁營，乃心王室，伏茲誠信，翻陷誅夷。賴彼神明，重清姦慝，永言徽烈，深合褒崇。宜追歿後之榮，以復生前之命。可還舊官，仍宥其妻子。』

又 卷一八三《武三思傳》 （武）三思既與韋庶人及上官昭容私

通，嘗忌節愍太子，又因安樂公主密謀廢黜之。三年七月，太子率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，發左右羽林兵，殺三思及其子崇訓於其第，併殺其親黨十餘人。俄而事變，太子既死，中宗爲三思舉哀，廢朝五日，贈太尉，追封梁王，謚曰宣。安樂公主又以節愍太子首致祭於三思及崇訓靈柩前。睿宗踐祚，以三思父子俱有逆節，制令斲棺暴屍，平其墳墓。

又　卷五一《后妃傳・中宗上官昭容婉兒》　中宗上官昭容名婉兒，西臺侍郎儀之孫也。父庭芝，與儀同被誅，婉兒時在繈褓，隨母配入掖庭。及長，有文詞，明習吏事。則天時，婉兒忤旨當誅，則天惜其才不殺，但黥其面而已。自聖曆已後，百司表奏，多令參決。中宗即位，又令專掌制命，深被信任。尋拜爲昭容，封其母鄭氏爲沛國夫人。婉兒既與武三思淫亂，每下制敕，多因事推尊武氏而排抑皇家。節愍太子深惡之，及舉兵，至蕭章門，扣閤索婉兒。婉兒大言曰：『觀其此意，即當次索皇后以及大家。』帝與后遂激怒，併將婉兒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，俄而事定。

又　卷六四《李承況傳》　（李智雲）子承況，神龍中爲右羽林將軍，與節愍太子同舉兵，入玄武門，爲亂兵所殺。

又　卷七六《李仁傳》　永昌元年，授襄州刺史，不知州事。後改名千里，天授後，歷唐、廬、許、衛、蒲五州刺史。時皇室諸王有德望者，必見誅戮，惟千里褊躁無才，復數進獻符瑞事，故則天朝竟免禍。長安三年，充嶺南安撫討擊使，歷遷右金吾將軍。中興初，進封成王，拜左金吾大將軍，兼領益州大都督，又追贈其父爲司空。三年，又領廣州大都督、五府經略安撫大使。節愍太子誅武三思，千里與其子天水王禧率左右數十人斫右延明門，將殺三思黨與宗楚客、紀處訥等。及太子兵敗，千里與禧等坐誅，仍籍沒其家，改姓蝮氏。睿宗即位，詔曰：『故左金吾衛大將軍成王千里，保國安人，克成忠義，願除凶醜，翻陷誅夷。永言淪沒，良深痛悼。宜復舊班，用加新寵，可還舊官。』又令復姓。

又　卷八一《李思沖傳》　（李敬玄）子思沖，神龍初，歷工部侍郎、左羽林軍將軍，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，事敗見殺，籍沒其家。

又　卷九二《魏元忠傳》　是時，安樂公主嘗私請廢節愍太子，立己爲皇太女，中宗以問元忠，元忠固稱不可，乃止。尋遷左僕射，餘併如故。元忠又嫉武三思專權用事，心常憤歎，思欲誅之。三年秋，節愍太子起兵誅三思，元忠及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皆潛預其事。太子既斬三思，又率兵詣闕，將請廢韋后爲庶人，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，脅令從已。太子兵至玄武樓下，多祚等猶豫不戰，元忠又持兩端，由是不克，升爲亂兵所殺。中宗以元忠有平寇之功，又素爲高宗、天后所禮遇，竟不以升爲累，委位如初。

是時，三思之黨兵部尚書宗楚客與侍中紀處訥等又執證元忠及升，云素與節愍太子同謀搆逆，請夷其三族，中宗不許。元忠懼不自安，上表固請致仕，手制聽解左僕射，以特進、齊國公致仕于家，仍朝朔望。楚客等又引右衛郎將姚庭筠爲御史中丞，令劾奏元忠，由是貶渠州員外司馬。

論說

《舊唐書》卷七《中宗紀論》　廉士可以律貪夫，賢臣不能輔孱主。誠以志昏近習，心無遠圖，不知創業之難，唯取當年之樂。孝和皇帝越自負戾，遷於房陵，崎嶇瘴癘之鄉，契闊幽囚之地。所以張漢陽徘徊於克復，狄梁公哽咽以奏論，遂得生還，庸非己力。洎滌除金虎，再握璿衡，不能罪己以謝萬方，而更漫遊以隳八政。縱艷妻之煽黨，則聚、楀爭衡；信妖女以撓權，則彝倫失序。桓、敬由之覆族，節愍所以興戈，竟以元首之尊，不免齊眉之禍。比漢、晉之惠、盈輩爲優，苟非繼以命世之才，則土德去也。

又　卷八六《節愍太子李重俊傳論贊》　前代以嬖婦孽子破國亡家者多矣，然未如大帝、孝和之甚也。高宗八子，二王早世，爲武后所斃者四人，章懷以母子之愛，穎悟之賢，猶不免於虎口，況燕、澤、素節異腹之胤乎！覆載胡心，産茲鴆毒，悲夫！孝和母嘗婦傲女暴，如置身羣魅之中，安有保其終吉哉！天將滌盪昏氛，非重茂所能支也。

贊曰：父子天性，嬖能害正。宜臼、申生，翻爲不令。唐年鈞德，章懷最仁。凶母畏明，取樂於身。

雜録

唐・劉肅《大唐新語》卷五《忠烈第九》 節愍太子以武三思亂國，起北軍誅之。既而韋庶人與安樂公主竊中宗以登玄武門，千騎王歡悹倒戈擊太子，太子兵散，走至鄠縣，爲宗楚客之黨所害。三思嘗令子宗訓與安樂公主凌忽太子，太子積忿恨，遂舉兵而死，兆庶咸痛之。

睿宗皇帝即位，悼太子殞身殉難，下詔曰：『曾氏之孝也，慈親惑於疑聽；趙虜之族也，明帝哀而望思。歷考前聞，率由舊典。太子，大行之子，元良守器，往羅搆間，困於讒嫉，莫顧鈇鉞，輕盜甲兵，有此誅夷，無不憤惋。今四凶滅服，十起何追，方申赤暈之冤，以抒黄泉之痛。可贈皇太子謚曰節愍。』先是宗楚客、紀處訥、冉祖雍等奏言：『相王及太平公主與太子同謀，請收付獄。』中宗命御史中丞蕭至忠鞫之，至忠泣而奏曰：『陛下富有四海，貴爲天子，豈不能保持一弟一妹，受人羅織。宗社存亡，實在於此。臣雖至愚，竊爲陛下不取。《漢書》云：「一尺布，尚可縫；一斗粟，尚可舂；兄弟二人不相容。」願陛下詳之。且往者則天欲立相王爲太子，相王累日不食，請迎陛下，固讓之誠，天下傳説。』且明祖雍所奏，咸是搆虚。中宗納其言，乃止。

永王李璘之亂

綜述

《舊唐書》卷九《玄宗紀下》 （天寶十四載十二月辛丑）以永王璘爲山南節度使。

（天寶十五載秋七月丁卯）永王璘江陵府都督，統山南東路、黔中、江南西路等節度大使。

又 卷一〇《肅宗紀》 （至德元載十二月）甲辰，江陵大都督府永王璘擅領舟師下廣陵。

（至德二載，二月戊子）永王璘兵敗，奔於嶺外，至大庾嶺，爲洪州刺史皇甫侁所殺。

又 卷九二《韋陟傳》 經歲餘，潼關失守，肅宗即位於靈武，起爲吴郡太守，兼江南東道采訪使。未到郡，肅宗使中官賈游巖手詔追之。未至鳳翔，會江東永王擅起兵，令陟招諭，除御史大夫，兼江東節度使。陟以季廣琛從永王下江，非其本意，懼罪出奔，未有所適，乃有表請拜廣琛爲丹陽太守、兼御史中丞、緣江防禦使，以安反側。因與淮南節度使高適、淮西節度使來瑱等同至安州。陟謂適、瑱曰：『今中原未復，江淮動摇，人心安危，實在兹日。若不齊盟質信，以示四方，令知三帥協心，萬里同力，則難以集事矣。』陟推瑱爲地主，乃爲載書，登壇誓衆曰：『淮西節度使、兼御史大夫瑱，江東節度使、御史大夫陟，淮南節度使、御史大夫適等，銜國威命，各鎮方隅，糾合三垂，翦除凶慝，好惡同之，無有異志。有渝此盟，墜命亡族。皇天后土，祖宗神明，實鑑斯言。』陟等辭旨慷慨，血淚俱下，三軍感激，莫不隕泣。其後江表樹碑以紀忠烈。

無何，有詔令陟赴行在。陟以廣琛雖承恩命，猶且遲回，恐後變生，禍貽於陟，欲往招慰，然後赴征，乃發使上表，懇言其急。陟馳至歷陽，見廣琛，且宣恩旨，勞徠行賞，陟自以私馬數匹賜之，安其疑懼。即日便赴行在，謁見肅宗，肅宗深器之，拜御史大夫。

又 卷一一一《高適傳》 高適者，渤海蓨人也。【略】（至德）二年，永王璘起兵於江東，欲據揚州。初，上皇以諸王分鎮，適切諫不可。及是永王叛，肅宗聞其論諫有素，召而謀之。適因陳江東利害，永王必敗。上奇其對，以適兼御史大夫、揚州大都督府長史、淮南節度使。詔與江東節度來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亂，會於安州。師將渡而永王敗，乃招季廣琛於歷陽。兵罷，李輔國惡適敢言，短於上前，乃左授太子少詹事。

又 卷一四〇下《文苑傳・李白》 禄山之亂，玄宗幸蜀，在途以永王璘爲江淮兵馬都督、揚州節度大使，白在宣州謁見，遂辟爲從事。永王謀亂，兵敗，白坐長流夜郎。後遇赦得還，竟以飲酒過度，醉死於宣城。有文集二十卷，行於時。

又 卷一〇七《永王李璘傳》 永王璘，玄宗第十六子也。母曰郭順儀，劍南節度尚書虚己之妹。璘數歲失母，肅宗收養，夜自抱眠之。少聰敏好學，貌陋，視物不正。開元十三年二月，封爲永王。十五年五月，

遙領荆州大都督。二十年七月，加開府儀同三司，改名璘。

天寶十四載十一月，安禄山反范陽。十五載六月，玄宗幸蜀，至漢中郡，下詔以璘爲山東南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采訪等使、江陵郡大都督，餘如故。璘七月至襄陽，九月至江陵，召募士將數萬人，恣情補署，江淮租賦，山積於江陵，破用鉅億。以薛鏐、李臺卿、蔡垧爲謀主，因有異志。肅宗聞之，詔令歸覲於蜀，璘不從命。

十二月，擅領舟師東下，甲仗五千人趨廣陵，以季廣琛、渾惟明、高仙琦爲將。璘生於宮中，不更人事，其子襄城王偒又勇而有力，馭兵權，爲左右眩惑，遂謀狂悖。

璘雖有窺江左之心，而未露其事。吳郡采訪使李希言乃平牒璘，大署其名，璘遂激怒，牒報曰：『寡人上皇天屬，皇帝友於，地尊侯王，禮絶僚品，簡書來往，應有常儀，今乃平牒抗威，落筆署字，漢儀隳紊，一至於斯！』

乃使渾惟明取希言，季廣琛取廣陵攻採訪李成式。璘進至當塗，希言在丹陽，令元景曜、閻敬之等以兵拒之，身走吳郡，李成式使將李承慶拒之。先是，肅宗以璘不受命，先使中官啖廷瑤、段喬福招討之。中官至廣陵，成式括得馬數百匹。時河北招討判官、司虞郎中李銑在廣陵，瑤等結銑爲兄弟，求之將兵。銑麾下有騎一百八十人，遂率所領屯於楊子，成式使判官評事裴茂以廣陵步卒三千同拒於瓜步洲伊婁埭。希言將元景曜及成式將李神慶併以其衆迎降於璘，璘又殺丹徒太守閻敬之以徇，江左大駭。

裴茂至瓜步州，廣張旗幟，耀于江津。璘與偒登陴望之竟日，始有懼色。季廣琛召諸將割臂而盟，以貳於璘。是日，渾惟明走於江寧，馮季康、康謙投于廣陵之白沙。廣琛以步卒六千趨廣陵，璘使騎追之，廣琛曰：『我感王恩，是以不能決戰，逃而歸國。若逼我，我則不擇地而回戰矣。』使者返報。其夕，銑等多燃火，人執兩炬以疑之，隔江望者，兼水中之影，一皆爲二矣。

璘軍又以火應之。璘懼，以官軍悉濟矣，遂以兒女及麾下宵遁。遲明，不見濟者，遂入城具舟楫，使襄城王驅其衆以奔晉陵。宵諜曰：『王走矣。』於是江北之軍齊進，募敢死士趙侃、庫狄岫、趙連城等共二十人，先鋒遊弈於新豐，皆因醉而寐。璘聞官軍之至，乃使襄城王、高仙琦逆擊之。驛騎奔告，侃等介馬而出，襄城王已隨而至，銑等奔救，張左右翼擊之，射中襄城王首，偒軍遂敗。高仙琦等四騎與璘南奔，至鄱陽郡，司馬陶備閉城拒之。

璘怒，命焚其城。至餘幹，及大庾嶺，將南投嶺外，爲江西采訪使皇甫侁下防禦兵所擒，因中矢而薨。子偒等爲亂兵所害。肅宗以璘愛弟，隱而不言。

又　卷一五四《孔巢父傳》　孔巢父，冀州人，字弱翁。【略】永王璘起兵江淮，聞其賢，以從事辟之。巢父知其必敗，側身潛遁，由是知名。

《新唐書》卷五《玄宗紀》（至德元載七月）丁卯，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，都統朔方、河東、河北、平盧節度使，御史中丞裴冕、隴西郡司馬劉秩副之。江陵大都督永王璘爲山南東路黔中江南西路節度使，盛王琦爲廣陵郡都督、江南東路淮南道節度使，豐王珙爲武威郡都督、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節度使。【略】

癸巳，皇太子卽皇帝位于靈武，以聞。庚子，上皇天帝誥遣韋見素、房琯、崔渙奉皇帝册於靈武。十一月甲寅，憲部尚書李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十二月甲辰，永王璘反，廢爲庶人。

又　卷六《肅宗紀》（至德元載七月），遣永王璘朝上皇天帝於蜀郡。璘反，丹徒郡太守閻敬之及璘戰於伊婁埭，死之。

二載正月，永王璘陷鄱陽郡。【略】戊戌，庶人璘伏誅。

又　卷八二《永王李璘傳》　永王璘，少失母，肅宗自養視之。長聰敏好學，貌陋甚，不能正視。既封，領荆州大都督。安禄山反，帝至扶風，詔璘卽日赴鎮，俄又領山南、江西、嶺南、黔中四道節度使，以少府監竇昭爲副。璘至江陵，募士得數萬，補署郎官、御史。

時江淮租賦鉅億萬，在所山委。璘生宮中，於事不通曉，見富且强，遂有闚江左意，以薛鏐、李臺卿、韋子春、劉巨鱗、蔡駒爲謀主。肅宗聞之，詔璘還覲上皇於蜀，璘不從，其子襄城王偒，剛鷙乏謀，亦樂亂，勸璘取金陵。卽引舟師東下，甲士五千趨廣陵，以渾惟明、季廣琛、高仙琦爲將，然未敢顯言取江左也。

會吳郡采訪使李希言平牒璘，璘因發怒曰：『寡人上皇子，皇帝弟，地尊禮絶。今希言乃平牒抗威，落筆署字，何邪？』乃使惟明襲希言，而令廣琛趨廣陵，攻采訪使李成式。璘至當塗，希言已屯丹楊，遣將元景曜等拒戰，不勝，降於璘，江淮震動。

明年，肅宗遣宦者啖廷瑤等與成式謀招喻之。時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在廣陵，有兵千餘，廷瑤邀銑屯揚子，成式又遣裴茂以廣陵卒三千戍伊婁埭，張旗幟，大閱士。璘與偽登陴望之，有懼色。廣琛知事不集，謂諸將曰：『與公等從王，豈欲反邪？上皇播遷，道路不通，而諸子無賢於王者。如總江淮銳兵，長驅雍、洛，大功可成。今乃不然，使吾等名絓叛逆，如後世何？』衆許諾，遂割臂盟，於是惟明奔江寧，馮季康奔白沙，廣琛以兵六千奔廣陵。璘使騎追躡之，廣琛曰：『我德王，故不忍決戰，逃命歸國耳。若逼我，且決死。』追者止，乃免。

是夜，銑陣江北，夜然束葦，人執二炬，景亂水中，覘者以倍告，璘軍亦舉火應之。璘疑王師已濟，攜兒女及麾下遁去。遲明覺其紿，復入城，具舟楫，使偽驅衆趨晉陵。諜者告曰：『王走矣！』成式以兵進，先鋒至新豐，璘使偽、仙琦逆擊之。銑合勢，張左右翼，射偽中肩，軍遂敗。仙琦與璘奔鄱陽，司馬閉城拒。璘怒，焚城門入之，收庫兵，掠餘幹，將南走嶺外。皇甫侁兵追及之。戰大庾嶺，璘中矢被執，侁殺之。偽爲亂兵所害，仙琦逃去。

璘未敗時，上皇下詔：『降爲庶人，徙置房陵。』及死，侁送妻子至蜀，上皇傷悼久之。肅宗以少所自鞠，不宣其罪。謂左右曰：『皇甫侁執吾弟，不送之蜀而擅殺之，何邪？』由是不復用。薛鏐等皆伏誅。

又　卷一四九《劉晏傳》　劉晏，字士安，曹州南華人。【略】祿山亂，避地襄陽。永王璘署晏右職，固辭，移書房琯，論封建與古異，『今諸王出深宮，一旦望桓、文功，不可致』。詔拜度支郎中，兼侍御史，領江淮租庸事。晏至吳郡而璘反，乃與采訪使李希言謀拒之。希言假晏守余杭，會戰不利，走依晏。晏爲陳可守計，因發義兵堅壁。會王敗，欲轉略州縣，聞晏有備，遂自晉陵西走。

又　卷二〇二《文藝傳・李白》　安禄山反，轉側宿松、匡廬間，永王璘辟爲府僚佐。璘起兵，逃還彭澤；璘敗，當誅。初，白游幷州，見郭子儀，奇之。子儀嘗犯法，白爲救免。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，有詔長流夜郎。會赦，還尋陽，坐事下獄。

論説

《舊唐書》卷一〇七《玄宗諸子傳論》　前史有云：『母愛者子抱』，太子瑛之廢，有由然矣。琬爲元帥，不幸遽薨，豈天啓亂階，何失衆望之速也！永王璘，父在蜀城，兄居靈武，不能立忠孝之節，爲社稷之謀，而乃聚兵江上，規爲己利，不義不昵，以災其身，《書》所謂『自作孽，不可逭』也。豐王珙因緣厄運，竊有覬覦，不慎樞機，自貽伊咎，悲矣！

後唐秦王之亂

綜述

《舊五代史》卷四一《唐書・明宗紀七》　（長興元年八月）壬寅，皇子河南尹、判六軍諸衛事從榮封秦王，仍令所司擇日册命。

又　卷四三《唐書・明宗紀九》　長興三年春正月癸未朔，【略】辛丑，秦王從榮加開府儀同三司、兼中書令。

又　卷四四《唐書・明宗紀十》　長興四年春正月【略】戊子，秦王從榮加守尚書令、兼侍中，依前河南尹，判六軍諸衛事。

（九月）辛丑，詔天下兵馬大元帥、秦王從榮班宜在宰臣之上。

（十一月）壬辰，天下大元帥、守尚書令、兼侍中、秦王從榮領兵陣於天津橋，内出禁軍拒之。從榮敗奔河南府，遇害。帝聞之悲駭，幾落御榻，氣絶而蘇者再，由是不豫有加。

又　卷五一《唐書・秦王李從榮傳》　秦王從榮，明宗第二子也。明宗踐阼，天成初，授鄴都留守、天雄軍節度使。三年，移北京留守，充河東節度使。四年，入爲河南尹。一日，明宗謂安重誨曰：『近聞從榮左右有詐宣朕旨，令勿接儒生，儒生多懦，恐鈍志相染。朕方知之，頗駭

其事。余比以從榮方幼，出臨大藩，故選儒雅，賴其裨佐。今聞此姦險之言，豈朕之所望也。』鞫其言者將戮之，重誨曰：『若遽行刑，又慮賓從難處，且望嚴誡。』遂止。【略】

從榮爲詩，與從事高輦等更相唱和，自謂章句獨步於一時，有詩千餘首，號曰《紫府集》。

長興中，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。從榮乃請以嚴衛、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秦府衙兵，每入朝，以數百騎從行，出則張弓挾矢，馳騁盈巷。既受元帥之命，卽令其府屬僚佐及四方遊士，各試《檄淮南書》一道，陳己將廓清宇內之意。初，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，明宗顧問近臣，執政以從榮名勢既隆，不敢忤旨，卽奏云：『王官宜委。』從榮乃奏刑部侍郎劉贊爲王傅，又奏翰林學士崔梲爲元帥府判官。明宗曰：『學士代予詔令，不可擬議。』從榮不悅，退謂左右曰：『既付以元帥之任，而阻予請僚佐，又未諭制旨也。』復奏刑部侍郎任贊，從之。後舉兵犯宮室，敗死，廢爲庶人。

又 卷六六《唐書·朱弘昭傳》 （長興）四年，秦王從榮爲元帥，屢宣惡言，執政大臣皆懼，謀出避之。樞密使范延光、趙延壽日夕更見，涕泣求去，明宗怒而不許。延壽使其妻興平公主入言於中，延光亦因孟漢瓊、王淑妃進說，故皆得免。未幾，趙延壽出鎮汴州，召弘昭於襄陽，代爲樞密使，加同平章事。十月，范延光出鎮常山，以三司使馮贇與弘昭對掌樞務，與康義誠、孟漢瓊同謀以殺秦王。

又 卷六八《唐書·劉贊傳》 劉贊，魏州人也。幼有文性。【略】贊性雍和，與物無忤，居官畏慎，人若以私干之，雖權豪不能移其操。未幾，改秘書監，兼秦王傅。贊節概貞素，忽聞其命，掩泣固辭，竟不能止。時秦王參佐，皆新進小生，動多輕脫，每稱頌秦王功德，阿意順旨，只奉談笑，惟贊從容諷議，必獻嘉言。秦王常接見賓僚及遊客，於酒筵之中，悉令秉筆賦詩。贊爲師傅，亦與諸客混然，容狀不悅。秦王知其意，自是戒典客，贊至勿通，令每月一度至衙。

又 卷六九《唐書·孫岳傳》 孫岳，稷州人也。强幹有才用，歷府衙右職。天成中，爲潁耀二州刺史、閬州團練使，所至稱治，遷鳳州節度使。受代歸京，秦王從榮欲以岳爲元帥府都押衙，事未行，馮贇舉爲三司使，時預密謀。朱、馮患從榮之恣橫，岳曾極言其禍之端，康義誠聞之不悅。及從榮敗，義誠召岳同至河南府檢閱府藏，時紛擾未定，義誠密遣騎士射之，岳走至通利坊，爲騎士所害，識與不識皆痛之。

又 卷八八《晉書·楊思權傳》 楊思權，邠州新平人也。【略】會秦王從榮鎮太原，明宗乃以馮贇爲副留守，以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，以佐佑之。從榮幼驕狠，不親公務，明宗乃遣紀綱一人素善從榮者，與之游處，俾從容諷道之。嘗私謂從榮曰：『河南相公恭謹好善，親禮端士，有老成之風，相公處長，更宜自勵，勿致聲聞在河南之下。』從榮不悅，因告思權曰：『朝廷人皆推從厚，共非短我，吾將廢棄矣。』思權曰：『請相公勿憂，萬一有變，但思權在處有兵甲，足以濟事。』乃勸從榮招置部曲，調弓礪矢，陰爲之備。思權又謂使者曰：『朝廷教君伴相公，終日言弟賢兄弱何也？吾輩苟在，豈不能與相公爲主耶？』使者懼，告馮贇，乃密奏之，明宗乃詔思權赴京師，以秦王之故，亦弗之罪也。

《新五代史》卷二七《唐臣傳·康義誠》 康義誠，字信臣，代北三部落人也。【略】秦王從榮素驕，自爲河南尹，典六軍，拜大元帥。唐諸大臣皆懼禍及，思自脫，獨義誠心結之，遣其子事秦王府。明宗病，從榮謀以兵入宮，唐大臣朱弘昭、馮贇等皆以爲不可，而義誠獨持兩端。從榮已舉兵，至天津橋，弘昭等入，以反白，明宗涕泣召義誠，使自處置，而義誠卒不出兵。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，從榮敗走，見殺。

三司使孫岳嘗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，義誠聞而不悅。及從榮死，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，召岳檢閱從榮家貲。岳至，義誠乘亂，使人射之，岳走至通利坊見殺，明宗不能詰。義誠已殺岳，又以從榮故，與弘實有隙。愍帝卽位，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，義誠心益不平。

論說

《新五代史》卷六《唐紀·明宗紀》 夷狄性果，仁而不明，屢以非辜誅殺臣下。至於從榮父子之間，不能慮患爲防，而變起倉卒，卒陷之以大惡。帝亦由此飲恨而終。

當是時，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，其言曰：『爲國者有不足懼者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